

台南市歷史名人— 韓石泉故居挂牌儀式致詞

◎文 / 韓良誠

賴市長、文化局葉局長、郭錦童先生、基督教青年會蔡副理事長、光華高中榮譽校長郭乃文，以及今天來參加挂牌儀式的每一位貴賓，大家平安！

剛才幾位講者，都以台語講話，我當然也不該是例外。

我記得 2003 年，當年的賴清德立委，在他創設的「台南綠色學院」，曾經邀請行政院蔡英文副院長來演講，也許當時她的台語並不像現在這麼流利，因此一開始她就說：「今天請各位容許我，以我最熟悉的語言講話。」

兩個多星期前的二月二十九日，賴市長也邀請蔡準總統，再次來我的診所訪問。在我住家二樓客廳，剛坐下不久，我就站起來以「中文」做開場白。坐在我正右下方的蔡主席，不但請我坐下，也輕聲地在耳邊對我說：「以台語講就好」，於是我立刻有點尷尬地改成「台語」。其實，當天參加座談的，除了蔡主席、賴市長以及林錫璋教授之外，都是我的家人，總共十一人，因此我更應該天經地義地，

以我的「母語」講話。

首先，非常感謝賴市長、葉局長以及文化局所有的工作人員，您們同意將先父韓石泉故居指定為台南市歷史名人故居，今天我們大家才有這個機會，在這裡舉行名人故居挂牌儀式。此外，會場的佈置以及在許多零零碎碎的工作上，光華高中的同仁幫了我們很大的忙，為此我代表家人，在這裡也對光華高中的同仁，表示我們家人由衷的敬謝之意！

我父親終其一生，正如他在遺言中所道出的，「有失敗、有成功、有險、有夷、有甘也有苦」，並且還進一步說「尤期望於後代者，不在其蓄積財富，不在其享受厚祿，僅望其能在學術、靈性、道德上，有相當高尚之成就，藉以貢獻人群，完成余未了心願而已。」

他除了是醫學專業人員之外，年輕時，勇敢地對抗不合公義的日本殖民統治，並且為了啟發民智以及民眾的民主思想，也創辦了「民主講座」。在這項運動中，他的講題有：「專制政治下的台灣」、

「解放運動之路」、「時代錯誤與殖民政策」、「治台政策與台灣議會」、「台灣社會改造觀」、「健全的社會與家庭」、「對於台南市政的批評」、「台灣學制的改革」、「醫學上理想的文化生活」……，當年在做這些運動之中，還遭到日本當局以違反「治安警察法」而逮捕。

在 1923 年 12 月 16 日，他在睡夢中，就像後來的二二八事件一樣，十多個日本警察推門闖入，不說明理由，就被押上警車。一時之間，我父親想不出被捕的理由，但是他知道既然涉入政治，他還是「早就有覺悟」，而能在「保持鎮靜」的心情下，被送進牢房。日警不但到我家搜查，還翻箱倒櫃，連私藏的五冊日記以及稍有「反動」嫌疑的書信，也都不能倖免地被沒收。

當年同時被捕的「十八好漢」之中，只有韓石泉、吳海水和石錫勳三人尚未滿三十歲。正如我父親所說的，當年他念茲在茲的是「老母親」和未婚妻「鸞妹」，因為我母親，當年還在台南二高女在學中，我父親擔心她無心於功課。

等一下散會時，我會贈送各位每人一本由台灣文史作家莊永明先生著作，遠流出版社出版的《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》

給各位，如果想進一步了解事件的始末，在第十六章有詳細的記載。這一段往事，很像後來的二二八事件時，由於先父擔任主任委員，因此，也同樣是常常不得不「早出晚歸」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每當我母親在接受友人詢問或媒體採訪時，常說一句話，那就是當年父親因治警事件而被關，在牢中時母親寫給我父親的「情書」中，時常提到的那句話——「聽天由命」。因為先父成為她的未婚夫時期，以及成為丈夫之後，她就很清楚地知道，也曾經談過說：我父親「他從日治時代就從事這些非常危險的社會運動，我從來沒有反對過，因為這些事是對台灣人有利的，二二八當時我體驗過，他早出晚歸…」。

另一方面也難怪我父親會說：那時他是以「背十字架的心情去做的。」因此，我母親的「聽天由命」的心情，確實也是如此，除了「望天興嘆！」之外，也有「天無絕人之路」的期盼罷！就像在座的賴市長母親一樣，無論在多艱困的情況下，還能保持的信念是：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，並且這兩位偉大的母親也必都相信：「天無絕人之路」！

在 1961 年的雙十節，在台南市政府舉辦的慶祝大會上，先父以沉痛的心情，發表了一篇公開演說——〈國內外情勢和我

們的覺悟〉。這次的演說，也可以說是他對於參與政治的「告別演說」。這篇演說的內容，在剛才提到的《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》第五十章（400 頁），有完整的記載。此後，先父就轉而比過去更熱心於教育，特別是在女子教育，以及公益事業上。

散會時，在將發給各位的資料袋中，也有一篇「先父留給我的身教與言教六則」。我在文章的「言教一」之中提到，父親曾說過：「阿誠，只要是教育的投資，不管是別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下一代，再大的投資，包括時間和金錢，都是值得的，將來只要有機會，你一定要做！」

目前這個紀念室在進門的左側有一座人物銅雕，他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，他對我父親而言，是改變他一生「命運」的最大恩師—堀內次雄校長。

因為先父 14 歲小學畢業當時，還不到可以學醫年齡（16 歲），家中經濟也只能勉強夠用，因此，他誠實地在市政府當工友滿兩年，其間存了一些錢，並在夜間抽空補習、苦讀，考上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」的公費生。當年因為家道中落，醫學校五年期間的生活費用，全賴家裡的每一個人省吃節用，以及我的祖母養毛豬

出售來支付，寒暑假返鄉的旅費更是有困難，對先父而言，也是奢望。這些清寒學生，因買不起來回車票，寒暑假只好放棄返鄉，三、五人合成一組，臨時合伙，因為這樣做，比在學校搭伙來得經濟合算，但卻影響了經營學校販賣部者的生意。有一天日人舍監瀧野忽然之間下達命令，要一部份學生自動繳出菜鍋，停止合伙，否則要加以懲罰。那時，先父就登高一呼，發起「同盟罷買」（這也算是台灣極早期的「學生運動」罷？），因此卻害得販賣部大批的肉包、肉粽因無人問津而腐壞。瀧野知道這是韓石泉幹的好事，於是大罵先父道：「你簡直就是和流氓余清芳一樣的人物，不知好歹！」並且還進一步說：「這種叛逆的行為，如果不嚴懲，將來畢業之後，一定會貽害社會」，因而向校長堀內報告，請求予以勒令退學之處分。為此，夜深時，先父想起他父親過世時，母親一再告誡他說：「你的父親逝世後，今後家庭可以說是唯你是賴，何況將來你的兄弟，我也希望你要好好照顧，務必加倍用功，俾學業有成，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！」因此，每當先父想起母親憔悴的淚顏，情何以堪！！因而每夜輾轉難眠，所幸這位救命恩師，偉大的教育家堀內校長，在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，並未同

意將先父退學，因而改變了先父被退學的命運。先父為了報答這位「有教無類」、「不分種族」、「只問是非」的恩師，他更加奮發，努力向上，一直保持第一名，並且以第一名畢業。因此，我們在台美的韓家家人，共 12 人於 2006 年 6 月 18 日，曾組隊專程赴日，做了一次「感恩之旅」，向這位拯救先父命運的偉大恩人，在他墓前，獻上了我們韓家人最高的敬意，也在他墓前，以日語合唱「仰之彌尊，吾師之恩…」這首歌。（景福醫訊 24 卷第七期）

後來，先父的另一位恩師明石真隆的「感恩之旅」，則是在兩年後的 2008 年 4 月 6 日，我們再組隊前往熊本，在明石真隆恩師墓前參拜。因為他不但是先父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，更是除了內科學之外，在為人處世以及醫學倫理上，深深地影響了先父的一生。因此，先父才會常常提醒我們兄弟姊妹：「你們在有生之年，絕對不可忘記明石先生在我身上所施的恩澤。」這也是我們全家人會一直盡全力找尋失聯的明石先生的親人，終於得能有機會前往掃墓的原因。

在剛走進「韓石泉醫師莊鸞女士庭園紀念室」門口處的對聯「良醫為國憂，忘為子孫謀，陋屋堆書裏，慨然論五洲。」

就是這位恩師寫給我父親的詩，目前他的銅雕還在製作之中，請容許我有機會時，再向各位報告。（詳情請參閱景福醫訊第二十五卷第十期）。

有一段過往的史實，今天我很想藉此機會，提出一些看法。先父在擔任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主委一職時，他就一直堅守他的和平四大原則：「不擴大」、「不流血」、「不否認現有行政機構」、「政治問題用政治方法解決」。在那兵荒馬亂，「人人喚打喚衝、喊打喊殺」、「謠言滿天飛」、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」、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捉、被關，甚至被殺」…這種動盪不安、危機四伏的情勢中，幾乎絕大部分的人，都陷在「激情」或「恐懼」之中，如果有人主張「強力抗爭」時，他們提出來的要求或建議，難免與「和平四大原則」相左而無法通過。因此，一些人對我父親懷恨在心，並且還一再揚言，要對先父採取不利的行動，也曾有人在我們家門口「大叫」，並講出一些恐嚇或威脅生命的話，如今我還記憶猶新。他們這些不滿的情緒，我可以充分了解，因此後來對我父親做出不實的許多「臆測性的指控」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是我父親卻以「問心無愧」、「威武不能屈」的態度，坦然處之，他為的是希望能盡量避免「流

血」，也希望不要發生「以卵擊石」的情況，以保護台南市民的「平安」，和避免「無謂的犧牲」。他甚至甘冒生命極大的危險，去得罪不少激進派人士，但是，他仍然沒有逃避，也因而有更多的人批評我父親，如今我愈能了解我父親當年的困境，而覺得這確實是件非常難能而可貴的事。當時如果先父沒有極大的勇氣，和智慧，並且「信守」他一生始終堅持的「和平理念」的話，怎能做到減少台南市流血的情況？何況「二二八事件」的日期，如今已變成「和平紀念日」了，不是嗎？！

平時在我的禱告中，最常浮現的「心象」是：當年耶穌在骷髏地，被處死刑之前，在十字架上的耶穌，卻在眾人以及官府嘲笑他說「他救了別人…也可以救自己罷」的情況下，仍然還替這些人禱告，向神說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“Father, forgive them for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do.”這是聖經路加福音 23 章 34 節所記載的，也因為讀了這段章節，讓我聯想到，在當年絕大部分的台灣人，不管是不是激進派或是和平派，都算是「受害者」，而且，追隨「加害別人」的蔣介石、彭孟緝、陳儀…一起來台的「外省同胞」之中，有些人也是同樣受害於蔣、彭、陳…這些人！

如今我雖然沒有資格赦免那些不實地指控我父親的人們，但是我最近常常在為他們禱告。

在我的成長過程中，對看不順眼，或有所不滿，甚至在念醫學院時，看到不當的醫療行為，或開業醫師做誇大不實的廣告之類的行為時，會以激動的口氣向父親述說他們的不是，但是父親常勸告我的話是：「寧可自己吃虧或不爽，甚至受苦，也要忍耐，你絕對不要有傷害別人的言語或行為，只要你不要學他們就好！！」。這種一生以「愛的教育」養育我們長大的先父，他所受到的「不實的指控」，我很願意相信，是由於那些指控者，並不了解二二八事件當時，我父親所扮演的，前前後後的「角色全貌」，因而所產生的「誤會」罷！

最後，我想說的是：我最敬愛的父親，過去以「愛的教育」，留給我的「身教」與「言教」，至今，仍然在每一天，都還是很清楚地活在我的心中。

謝謝各位！